



责编/张辉东 美编/何朝霞 校读/肖应林

肆 规划者

酝酿了许多年，一片滩涂决定背反，竖起高楼。这不意味着滩涂的消失，它从某种幻梦似的原始沙岸，向文明倾斜，走进人声鼎沸而别有味道的望城的明天。

周恺罡最强烈的记忆，是许多人开会的场景。这场景并不真实，存在于他想象力的拼接中，就像粉色的大象出现在读过这段文字后你的脑海里一样。许许多多回忆的场景，在不同的办公室场景里叠叠又重构，其中的某些讨论先是变成了盖有公章的文件，然后经由几年变成了现实。更多的讨论，和那只脑海里的粉色大象的未来相同，在另一个念头起来的时候，就被淹没了。这些念头、画面，都指向那片决定背反的滩涂，或者我们称它称之为大泽湖更确切一些。

当一名政协委员、长沙人才集团海外人才高级顾问坐在会议桌前的时候，他都想些什么？很多时候，他自己也不知道。我在一个咖啡厅见到了周恺罡，如果忽略掉T恤印着的哆啦A梦形象，他大体和我們认知中的形象是相符的。戴眼镜，正襟危坐，凡谈话题必从定义开始落地结束，一副干练模样。

“这是一个很容易产生成就感的身份。”周恺罡身上的哆啦A梦看着我，陷入了回忆之中。大泽湖·海归小镇研发中心是规划里重要的一环，它的建筑风格设计就曾经引得一众委员、海归争得面红耳赤。有人提出，应该把它建设得古色古香，把浓厚的湖湘文化体现出来，一如已经成为长沙地标的太平老街。在场的周恺罡和沈佳在心里皱了下眉头，这种似曾相识的设计在国内已经不是什么稀罕物件了，甚至在许多个景区，或者所谓的什么中心，都被这种灰瓦淹没，原本有些精巧的设计沦为了泛滥的平庸。两人把目光投向了另一个设计草图，上面画着一个超大的聚能环，跑道和绿植覆盖其上，未来感和盎然雀跃同时出现在一座建筑上，很是有点特点。又是一阵讨论，一阵会议，一阵投票，在慎之又慎的又一次场景交叠里，未来感的草图在一众设计方案的角度中拔得头筹，在今年落地，成为现实。

这是非常必要的部分，当我们呼喊着你“要像鸟飞往你的山”之前，起码有一个青山绿水的基底。海归小镇所有的建设都导向于一个共同的目的：把有海归背景的人才、企业、项目引进到这里来，用集群谋得一个良性发展的未来。这不是一个空谈，许多政策正在落地，光是海归小镇配套的人才引进政策，就覆盖了个人的租房购房补贴、团队项目补贴等，对于新入驻海归小镇的企业，在满足相关条件的情况下，最高能够得到2000万元的奖励，可谓不丰厚。

而上万方的“大山”里，需要的不只是“鸟”，要是少了草木虫鱼、山川溪流的吐息声，这山未免也太枯燥了，根本没法建立起生态圈，没法生机勃勃，没法容下一个粉色大象的梦。所以，望城区把人才引进的类别扩充到了F级，大专业就能够评定，在购车、租房等方面都有比较大的实惠。

湖南是一个尊重人才的地方。周恺罡琢磨了好一阵，思索着大泽湖海归小镇未来的可能。“我们要搞十个海归小镇里面最好的人才公寓”“我们要搞最好的国际学校”“我们要……”

在最重要的引进创新企业、人才方面，新奥总部、澳优总部、大陆希望华中区域总部等十余家世界500强、上市公司相继落户，环大泽湖经济圈正在散发星光。计划里首先要打通的交通已然完成，教育、自然湿地……一系列丰厚的人才引进政策，都在为这座城市向未来发展的决心说话。

这不是一场概念的狂欢，亦不是一个热门项目的走秀。它的崛起发生在雷锋精神的源头——望城。在望城，你看得到未来城的雏形，温情，对人才充满着尊重与欢迎。

某种意义上，这是文明的前移。在可预知的未来到达时，这里会集暖风来，在许多个弯曲而向前的轨迹里发展，屹立起一座颇具国际范、长沙味的未来之城，邀来更多贤才，陪伴那丈量着的发展刻度，走向下一个百年。



贰 被虹吸者

惫还是其次，在看不到尽头的失败过程中，人有时候会倏地崩溃，蹲在别人看不到的地方流眼泪。同实验室的朋友问她，你在着急些什么？她只是微笑，没作言语。

这份着急，是海归身份带来的。求学过程中，她和丈夫都是学生身份，又要兼孩子的生活，十分不易。如果不是确定毕业，小两口甚至没有想过去法国周边来一次旅游。

这个从小恋家的女孩，在法国求学的三年里没有回过一次国，成为实验室里比较早毕业的博士。回来后，在澳优乳业，她进入了另一个属于微生物的世界。这些肉眼不能轻见的生物，反而是她最熟悉的鲜活个体，它们有生命，有自己的种族。它们有一些长着坦克那样的履带，有一些几近不动，扮演着自己应该运行的样子。

2024年2月20日，澳优乳业与海归小镇签约共建生命营养基础科研共享中心项目。于是，康文丽与海归小镇产生了联结。

2020年，康文丽完成了500多份母乳、母亲粪便及婴儿粪便的样本采集，建立了母婴微生物数据库。数据库建成的那一刻，她有些激动。

这份激动的来源处，有海归身

叁 绘制者

来，或许可以考虑中和两种节奏的文化，让人才高地变成文化氛围高地，再吸引更多的精英人才过来。

也许，我们想要的海归小镇不是几栋建筑，也不是一片湿地公园，而是一种文化氛围，洋溢着幸福的文化生活。它打造的首先应该是一个生活地，而不是工作地。这样一来，它所吸引的就是来自世界各地被文化所折服的人才。

以建筑为新职业的沈佳，在多年国外生活的耳濡目染下，对文化的塑形有着别样的理解。“归根到底，吸引人们的是幸福感。而幸福感的获得和建筑环境有着相当大的关系。”

这话一出，我们都有些发愣。倒是第一次听说，建筑能够和心理搭上关系。“海归小镇是一个友善的物理空间，理应让人很想去哪里逗留、消费。但是在很多城市的实际打造过程中，它变得偏工业、商业起来，俨然成了一个新型产业区。”

在他心中，优秀的建筑始终是以人为本的。比如，当你需要上厕所时，能够凭借直觉迅速找到它的位置，因为设计师在最初就充分考虑了这一点，而不是让你在建筑中迷路，走到死角后又不得不原路返回。再来看我们现在的住宅楼，大片大片地开发，密集程度令人咋舌。开发商在规划时，可能会考虑到一些基本条件，比如每户房子每天至少要有一小时阳光直射。但仅仅满足这些底线要求，并不能带来真正的舒适感。生活这样的环境中，人们往往会感到压抑和不适。

沈佳想表达的是：“建筑与环境的和谐共生，确实需要汇聚众多智慧的共同努力，而非单凭一两个人的决策或政策就能实现。这需要丰富的资源，更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愿景和努力。”

也许，我们现在更应关注那些实实在在的小事，而不是总是把问题扩大化，追求那些宏伟而空洞的目标。对沈佳来说，和父亲的沟通成了一个好的开始。这些年来，父

康文丽博士离开实验室的时候，天光已经换了种形式，借由月亮铺洒着。虽然是晚上了，但长沙的夏天，还是很难让人虚受到夜的凉爽，脚下的柏油路沾着白天的热气。

她的眼睛有一些酸涩，对比、建立微生物库是一个十足的体力活，这是她在澳优乳业牵头做的大项目。生在河北农村，她没怎么去过外面旅游，在她的想象里，外面的世界应该十分精彩，就像微生物世界里漂浮物的各种可能，能够满足一些奇思妙想的发生。

所以，海归到底是怎样一个群体？康文丽不觉得这是一个应该被刻板印象定义的群体。公派往法国西海岸，刚开始她还很不适应。在预备的三年里成功毕业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，她几乎为自己排满了一天內所有时刻的计划安排。康文丽所面对的是一片原野，四处都可以探寻，四处都是机遇，但也可能四处都是虚无。她唯一能够做的，就是重复再重复的实验。三年时间里，她和研究对象微藻的关系，较之法国人与咖啡红酒的关系更加密切。他曾把被褥带到实验室，只为每隔两小时去监测实验对象微小的变化。

在很多次的实验里，她盯到眼睛发酸，直到眼皮痉挛。身体的疲

沈佳出国时，方才十七岁。在之后的十六年里，他独自一人在西班牙度过。回国那年，他的人生恰好被分成了差不多的两块，一块在湖南，一块在马德里。

在马德里，酒神文化冲击他所看到的世界。那片土地上，传统节日和某些习俗伴生着，一些人身着传统服饰吹奏着游行，另有在街区路口集体燃烧雕像的狂欢人群，甚至还能够看到覆盖整座城市的西红柿大战……这里的房子多建于四十多年前，房屋楼层不高，隔音效果差。

刚来的时候，他一度神经衰弱，整天想要逃离这座狂热的城市。时间久了，建筑人文渗透出来的某种气息感召着他，他习惯并试着享受文明与文化之间的差异与碰撞。与之相比，父亲的生活显得比较平淡，几乎可以算得上无聊。他把相当一部分精力投注在公司生意上，靠谱而平淡。

沈佳本想定居海外，把人生属于西班牙的那一块度拉长，直到永远超过湖南的那部分。可随着家人年龄渐长，自己还是回到了故土。

两代人无声的硝烟就此弥漫开来。

首先碰撞开来的是经营理念。在创一代看来，自家的企业是在风浪中搏杀出来的，同类型企业就是冤家，竞争是唯一飘舞的旋律。而创二代认为，合作共赢才能够拥有更好的营商环境。

这无关对错，实际是两代人对于未来的视角与观念之争，更潜藏着对文化理念的不同理解。长沙的未来城会成为什么模样，两代人的观点是有分歧的。

在沈佳看来，望城的文化，理应是生活化的。它简简单单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，它是流动的价值，当人们都在追逐自己想要的美好生活的时候，文化氛围就会变得浓厚起来。他又想起在西班牙的那个小鎮，那群狂欢庆祝的人们。但那是看得到尽头的慢节奏生活，也不可取。海归小镇的未

未来之城

（报告文学）

马兵

今天或是明天，生活不会大变样，这是在我眼睛离地面更近的时候所认知的未来。那时候，尽管铆着劲站直身子，也不过在门框靠里的那一面划上更高的一道痕，多出来的高度几近可以忽略。日头大一些的时候，我坐在院子里的大理石台沿上，微眯着眼睛感受困意。

我注意到了一只蚂蚁的行踪。它弯弯绕绕地爬上墙体，每进一寸，轨迹和直线都相差许多。有一天，门框里的划线不再上升，我意识到，今天或者明天，生活会变得很不一样。它不是二十四个小时的更迭，是视线前后看到的风景。这时候，世界不再独属于我们，许多人不再低头看蚂蚁，视野看向更远处的城市。

我们想象着长沙未来之城的模样。最好从蓝图时起，它就指向世界。这蓝图有诸多发展分支，分支会再次开叉，眼见着枝丫逐渐纤细，弧度逐渐弯曲，直到我们可以触碰。像是蚂蚁爬上墙体，这片土地的发展会从细小容易的领域逐渐攀升，直至实现那个想象中的未来。

在现实的一侧，2022年，长沙政府就规划了“十个重点发展城区”，望城区的大泽湖区域赫然在列。伴随着长沙“建设国际研发中心”战略的推进，大泽湖基地更是稳稳占据“三大核心基地”之一的位置。这些变动，消耗了许多个“今天”，我们丈量长沙发展的划线来到了2025年。中间发生过许多故事，它发展的步伐和那只蚂蚁一样，曲折坚定地前进着。

不再是想象，这座城市未来可望而可即。

它所指向的，是一片正在建设中的混沌地带——海归小镇。正因为它尚在建设，所以更需要托举、绘制与描摹。

壹 托举者

风是突然起来的。吊篮摇晃之前没有任何征兆，事发时在场的所有人都有些愣神。他拉着木制的工作台沿，血管里的力气好似加快了流淌的速度，仿佛十多年前的自己可以抓住那个小伙。史立友捏起对讲机，焦急得只剩下令令：“赶快下，赶快下！”老史的声音有些发颤，两百多米的高度，四级风能够轻松飙到六级风，伸出手掌推下这些淌着汗水的生命。

他勉强坐下，心脏跳得厉害，甚至眼睛里的世界有些失焦，和另一幅画面重叠在一起。那是在深圳，年轻的史立友捅了个大娄子，险些酿成大祸。还是在工地，四米长的吊篮放在两米宽的平台上，余出两米的长度悬在空中。那时的他，还没有养成和施工器材保持相当距离联系的习惯，但两米空悬的吊篮，还是过于引人注目。

“这哪儿行？看着就危险。”史立友叫住动作作着的那人。

被叫住的那人年龄稍长，被史立友言语否定有些不爽，他的话头跳开了空悬的两米吊篮：“你大还是我大？”史立友咧嘴倒是不慢：“那还是你大一些。”

那人应了声，语气有些强硬：“那就听我的。”

年轻的史立友也没再坚持了。这几句对话，年轻的史立友没放在心上，后来的老史却是记了一辈子，后悔不迭。

工程在一系列准备工作下进行，吊篮依然是昨天史立友看到的样子，可他这时候不在现场。他以为，在问题没有解决之前，班组成员不会上工才是。这时候，有没有刮风已经不重要了，两个将袖管撸到底的身影走了过来，这两人行动起来有着明显的区别，身位落后的那人年纪稍微大些，另一人的动作明显轻快许多。

小伙子跑得快，撑着手就翻了上去，脚掌不偏不倚，正好踩在吊篮悬空的一角。身下保命的平台毫不意外地侧翻了，七八米的高度，几秒钟前动作轻快的影子跌落，渗出黑红的血。

深圳人民医院，老史在那里度过了极其难熬的几个小时。他一屁股坐在医院的瓷砖上，虚汗从周身散发，又好像集中从手心里冒出来一样。他心慌得厉害，焦急等着消息。最坏的结果不受控制地在他脑子里乱窜，吓得嘴皮都没了血色。

沉重的手术室大门终于在许多次被重复擦干的虚汗里打开了，医生戴着口罩，宣布着那个影子的命运：“手术很成功。”

史立友听罢，长长地松了口气。影子黑红的血迹被医生擦洗干净了，却在他的心里留下了干枯的血痕，激起他一阵后怕。这时候，他才慌忙想起来仔细询问年轻小伙的情况：肝脏破裂，大肠摔断，内出血。

B超照上去，乌漆麻黑，啥也看不出来。听医生说，不幸中的万幸是，这个可怕的事故发生在深圳。小伙子受创的部位以及损伤程度，放眼全国，也只有几位专家可以进行手术，偏偏在这里，给小伙子碰上一位。换了其他地方，一个鲜活的生命就保不住了。

因为安全措施做得不到位，史立友赔了一大笔钱，称得上是倾家荡产。还债的那段日子里，他记忆最清晰的是物价。年岁已经不小的他，曾在五毛钱一个的馒头前盯了又盯，在一番思想斗争之后还是走掉了。那一刻起，史立友真正把安全装在了心里。再后来，他变成了老史，对工程的谨慎

同样如此。

等了一会儿，风不再起来了。施工现场的紧急下降装置让这股风没能如愿。和班组的许多年轻骨肉相比，老史显得上了岁数，贴在墙壁上的施工细则在他眼里有些粗糙。他花了三十多年的时间，把大桥的涂料工作悉数放在心里。他知道，万分一下坠的概率，落在一两个小伙身上，就是百分之百的重压。

缓过气来的老史面上露出轻松的笑容，安抚着大家，一如过去三十年所做的那样。身为班组长，他得在一次次的突发情况里，保障所有人的生命安全。

光，是另外一层危险。

约莫是下午两点，史立友从住处走出来，仰头看着大桥。他身着暗色短袖，裸露出来的肤色呈现出某种龟裂的黑。长沙的夏天着实热，这位涂装班组长看了眼手里的测温仪，桥面温度和日头一同爬升到了高点——43℃。这时候上去200多米的高空作业，是容易出事儿的。

拿出对讲机，让大家伙儿延后一个小时再上工后，老史在未竣工的桥底下转悠了起来。尽管项目图纸上清楚地写着香炉洲大桥的名字，他还是喜欢称呼眼前的庞然大物为大桥。在没有被自己的班组涂装之前，它只是毛坯，只是大桥。

常言道：“要想富，先修路。”遇水架桥，老史知道手下活计的重要性。来到被各种夹板围起来的地方，老史手脚并用一个个对照，检查钢绳的磨损度，看接口是否相连，估摸着它能不能安稳住承接住几个汉子的身量。他身子侧对着我，声量放小：“我是真怕，这个东西要是松动了，200多米下来，人铁定出事儿。”

给毛坯桥装修，是一个远离地面的活计。大家伙儿上来，眼里没有风景，只有活计。这个高度，恐高是难免的事情，尤其脚下的篮筐只有一米宽窄，由特制的钢丝绳固定。人蹲在上面，能够活动的范围很小。被黏刷在水泥上的油漆以蓝白两色为主，光线撞进蓝白之后，会折射一部分余晖出去，让你的眼睛难受好一阵。被折射的光线会忽地吞没视野，这时候的工人看不清手上，也看不清脚下，甚至赖以保证安全的吊篮都变得炫目。微眯着眼睛，适应一会儿后，粗粝的大手才接着涂抹起来。倘若光线太过晃眼，老史会立马叫停，让大家伙儿下来，等到安全一些的时候再继续干活。长期和太阳打交道，大家伙儿经常晒伤。三十几摄氏度的天气，一天下来，脖颈、手臂会火辣辣地痛，第二天会红起来，伴着一层层地掉皮。第三天就乌漆麻黑起来。时间久了，没有三十七八摄氏度的温度奈何不了这些桥顶汉子。

“我不懂海归小镇是做什么的，只知道这座桥成了，河东河西走着方便。”老史紧盯着大桥涂装的进程，看着从毛坯变得好看，从大桥变成了香炉洲大桥。“只要这个桥起来，这一片以后老繁华了。”这位曾参与港珠澳大桥、黄河大桥等多个宏伟工程的工匠判断着，“那个时候，我带我崽来看。”

“好久没回去了啊。但我走了，放不下这里的活儿。”老史缓了好一会儿，思谋着孩子的未来。他的汗水从脖颈流下，印出好一片湿渍。“我的书没读下来，要让我儿子好好读书。要是发展顺利，儿子以后和这些海归一样，成才，我们也没白劳累。”

大泽湖·海归小镇研发中心项目。 邹麟 摄

